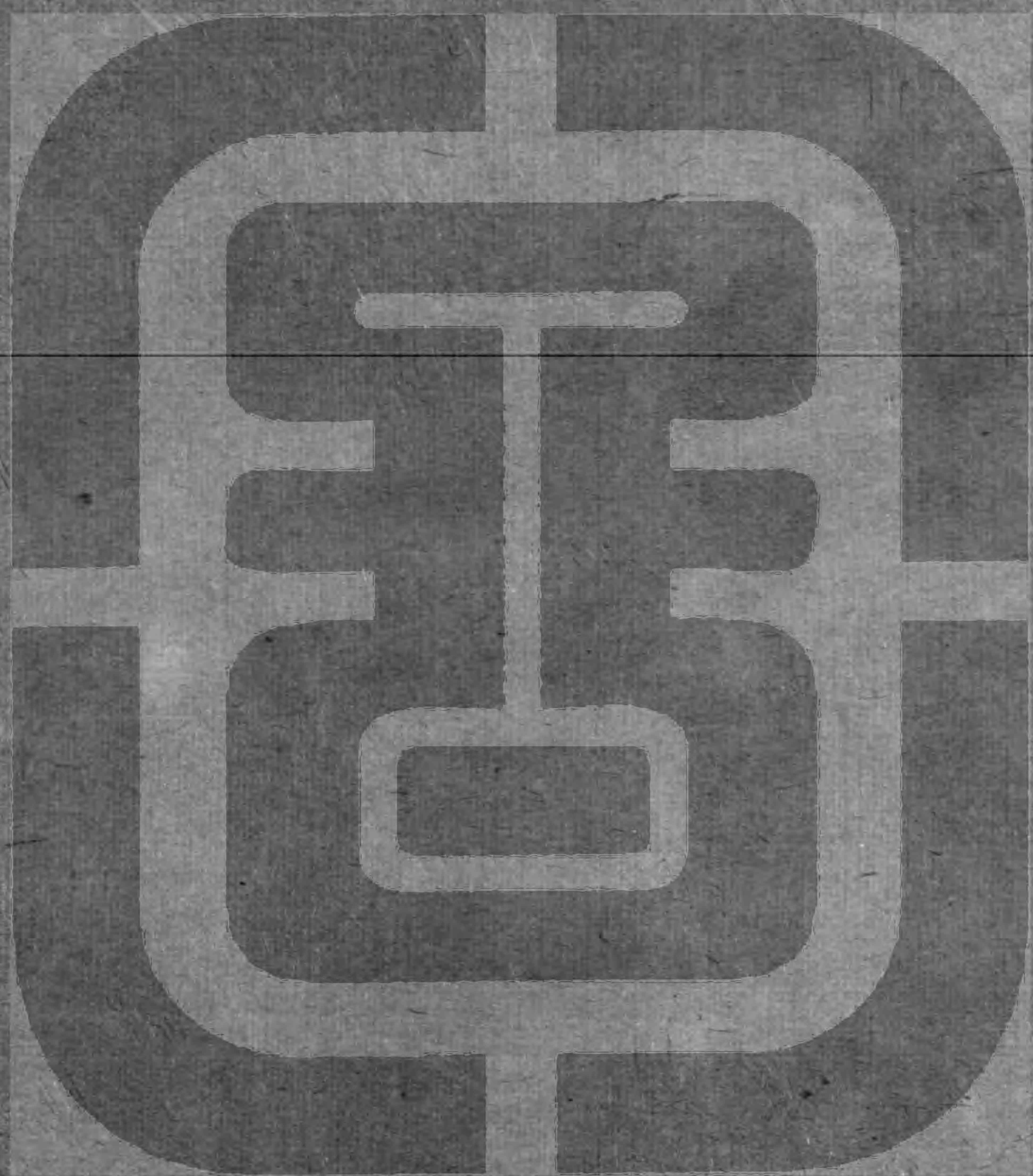


四三



元史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書館藏

皇明翰林學士薛中矣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謝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田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共與錦等奉勅重修

張思明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後徙居輝州思明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書簿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

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自昏達曙
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
舍人選爲掾帝奇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爲大都路治
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元貞元
年召爲中書省檢校六曹無滯案遷戶部主事大德初
擢左司都事有獻西域秤法思明以惑衆不用初立海
道運糧萬戶府于江浙受除者憚涉險不行思明請陞
等以優之因著爲令五年轉吏部郎中九年改集賢司
直十年除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十一年春兩浙
大饑首贊發廩賑之至大三年遷兩浙鹽運使未上入

叅議樞密院事改中書省左司郎中皇慶元年再授兩
浙鹽運使歲課充贏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贏縮不常
萬一以增爲額是我希一已之榮遺百世之害二年召
爲戶部尚書延祐元年進叅議中書省事三年拜中書
叅知政事仁宗卽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第
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
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選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
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
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
官又之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出爲工部尚書

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五年除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威惠並行邊境乃安因疏和林運糧不便事十一條帝勞以端硯上尊會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悞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朕能從汝哈散再拜謝曰臣願得張思明卽日拜思明中書叅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不負朕注委故朕用哈散

言復起汝未幾陞左丞帝崩英宗宅憂右丞相帖木迭兒用事日誅大臣不附已者中外洶洶思明諫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國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將奈之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帖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旣屬吏當論法丞相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及拜住爲左丞相與帖木迭兒各樹朋黨賊

害忠良思明懼禍及累表辭不獲後竟誣以不支蒙古
子女口糧餓死四百人遂廢于家杜門六年文宗天曆
元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左丞會陝西大饑中書撥江
浙鹽運司歲課十萬錠賑之吏白周歲所入已輸京師
當回咨中書思明日陝西饑民猶餓在涸轍徃復踰月
是索之枯魚之肆也其以下年未輸者如數與之有罪
吾當坐朝廷韃之二年復以中書左丞召入覲慈仁殿
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民足國之道因以衰老辭帝未
允明日卽移告去重紀至元三年卒年七十八思明平
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尤明於律與謝

仲和曹鼎新同稱三絕贈推忠翊治守義功臣依前中
書左丞上護軍清河郡公諡貞敏

吳元珪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父鼎燕南提刑按察副使元珪
簡重好深沉之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皆得於家庭
之所授受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後衛經
歷佩金符十七年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
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都事
陞經歷嘗從同知樞密院事俺伯進西蕃鎧甲帝問其
制度元珪應對詳明帝益奇之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

定官屬京師五衛行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珪所論建二十六年叅議樞密院事時繕修宮城尚書省奏役軍士萬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陳其不便乃立武衛繕理宮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揮使凡有興作必以聞於樞府尋陞樞密院判官奏定萬戶用軍士八人千戶四人百戶二人多役者有罰二十八年除禮部侍郎遷左司郎中三十一年叅議中書省事大德元年除吏部尚書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里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川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請謁悉皆謝絕三年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

遷工部尚書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六年僉河南行中書省事將行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徧以金幣連結當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諸公貴人而江浙省臣爲尤甚惟元珪一無所污武宗卽位由僉樞密院事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餘人議政中書若惜人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皆切於世務者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

亂被俘者衆至是頗有來歸者饑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具其事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卽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賜白金二百五十兩只孫衣四襲仁宗卽位詔元珪與十六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蓋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覆之法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執其論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元年拜甘肅行省左丞歲餘召還俾宣撫遼陽諸郡復爲樞密副使召見嘉禧殿帝曰卿先朝舊臣宜在舊服特加榮祿大夫賜

鈔五千緡貂裘二襲元珪奏曰苦性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貢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惟陛下少加意焉帝曰凡爾軍士之田並遵舊制至治元年英宗卽位元珪與知樞密院事帖木兒不花上軍民之政十餘事大桓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有所偏軍官襲職惟傳嫡嗣而支庶不可有所亂帝並嘉納卽降旨施行之元珪以年老致仕至治二年起商議中書省事三

年卒泰定元年贈光祿大夫河南等處行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簡三年復加推誠佐理功臣光
祿大夫司徒

張昇

張昇字伯高其先定州人後徙平州昇幼警敏過人學
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異於常見既長力學工文辭至
元二十九年用薦者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預
修世祖實錄陞應奉翰林文字尋陞修撰歷典文署令
遷大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書議奉徽號饗宗廟昇
曰在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息帝名今將何書議

遂寢武宗卽位議躬祀禮昇據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
帝嘉納之至大初改太常寺爲太常禮儀院卽除昇爲
判官又之外補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柬書於其家者除
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
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
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昇脫姦軌遣使窮問卒無跡可
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軌然昇備位郡
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寬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
俸二月旁郡移文報吳人侯君遠者言歲直壬子六月
朔日蝕其占爲兵寇歲癸丑其應在吳分野同列欲召

屬縣爲備禦計昇曰此訛言又當自息毋用惑民聽斥其無稽衆論躡之部使者舉治行爲諸郡竄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除紹興路總管初大德至大間越大饑且疫厲民死者殆半賦稅鹽課責里胥代納吏並緣爲姦害富家昇爲証于簿籍白行省蠲之前守有爲江淞行省參知政事者爭代者祿米有隙欲內之罪移平江漕輸海運糧布囊三萬俾紹興製如數民患苦之不能堪更數守謂歲例如此置弗問昇言麻非越土所生海漕實吳郡事於越無與章上卒罷之昇既謹於繩吏又果於去民瘼故人心悅服歷湖北道廉訪使江南行臺

治書侍御史召爲參議中書省事改樞密院判官尋復中書參議至治二年又出爲河東道廉訪使未行拜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道廉訪使泰定二年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加中奉大夫尋遷遼東道廉訪使屬水旱大水民多捐瘠昇請發海道糧十八萬石鈔五萬緡以賑饑民且蠲其歲賦朝廷從之民得全活者衆明年召拜侍御史天曆初出爲山東道廉訪使時方有警有司請完城以爲備昇曰民恃吾以生完城是棄民也由是民皆安之文宗賜尚醞文幣以賞其功踰年召爲太禧院副使兼奉養神御殿事除河南省左丞復遷淮西

道廉訪使昇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元統元年順帝卽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明年以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知經筵事召賜上尊趣就職昇以疾辭帝察其不可強許之尋命本郡月給祿牛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贈資德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諡文憲

臧夢解

陸原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授奉訓大夫婺州路軍民人匠提舉未幾例革其所司而浙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朝廷是之授息州知州未行改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爲諸州縣最乃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

章薦之二十七年夢解滿去者至是已五年矣屬江陰饑江淞行省委夢解賑之夢解不爲文具皆躬至其地而人給以米所活四萬五千餘人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苟宗道聞而躉之舉其名上聞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奉議大夫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事煙瘴之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咸遍歷焉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赤與凡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黃震被誣贓罪及滕州唐氏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寃獄大德元年遷江西肅政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傑素狡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

省憲夢解按其贓罪而一道澄清六年遷浙東肅政廉訪副使九年除廣東肅政廉訪使夢解至是旣老且病乃納祿退居杭州以亞中大夫湖南宣慰副使致仕後至元元年卒夢解博學洽聞爲時名儒然不少迂腐而敏於政事其操守尤爲介特所著書有周官考三卷春秋微一卷夢解嘗自號魯山大夫士之稱之者不以官皆曰魯山先生云同時有陸垕者與夢解齊名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人並薦于朝垕字仁重江陰人也自幼以孝友聞至元間丞相伯顏以師南下垕是時年未冠而志强氣銳率其鄉人見之論議有合兵遂不涉其

境鄉人義之伯顏奏授爲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置臺憲累遷至湖南肅政廉訪副使陞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賊吏洗冤獄爲已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年五十卒賜諡莊簡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太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爲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磐安藏之門磐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於是

仁宗奉母后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賢居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以迎武宗顥皆預謀及仁宗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宿衛禁中政事無不與聞科舉之行顥贊助之力尤多顥時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殿羣臣入奏事望見顥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顥以父年老力請歸養清州帝特命顥長子孝伯爲知州以就養顥固辭乃以孝伯爲州判官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政事顥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畧一旦寘之政塗徒速

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
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卽位復
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
員蠲儒之徭役文宗皆嘉納焉願先後居集賢署薦士
牘累數百有許之者願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
不忍順帝元統初願扈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命造
膝前而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
極言無隱願頓首謝不敏願每集議其言無不剴切後
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明年卒年七十六至正
十四年贈摠誠秉義佐理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諡文忠願出
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
拔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
無有怨尤歐陽玄爲國子祭酒與願同考試國子伴讀
每出一卷願必拾而觀之苟得其片言善卽以真選列
爲之色喜玄歎曰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
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次子敬伯至正中仕爲中書叅
知政事歷左丞右丞二十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

元史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梁曾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皆以曾貴贈安定郡公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為中書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雲南諸路行省都事佩銀符久之陞

員外郎十五年轉同知廣南西道左右兩江宣撫司事
明年除知屯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
經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
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便之十七年朝
廷以安南世子陳日烜不就徵選曾使其國召見賜三
珠金虎符貂裘一襲進兵部尚書與禮部尚書柴椿偕
行至安南語秘不傳明年日烜遣其叔遺愛奉表從曾
又獻方物帝封遺愛爲安南國王賜幣帛遣歸二十一
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是三年以疾去二十九年改
淮西宣慰司副使復以親老辭召至京師入見內殿有

旨令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書賜三珠金虎符襲衣乘
馬弓矢器幣以禮部郎中陳孚爲副十二月改授淮安
路總管而行三十年正月至安南其國有三門中日陽
明左日日新右日雲會部臣郊迎將由日新門入曾大
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旣而請開
雲會門人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人又責日烜
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尚右之禮以書往復者三次具宣
布天子威德而風其君入朝世子陳日烜大感服三月
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弁上萬壽頌金冊
表章方物而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贐曾不受以還

諸陶子奇八月還京師入見進所與陳日燁往復議事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亦何敢尔是日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語安南事至二鼓方出明日陶子奇等見詔陳其方物象鸚鵡于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隨曾轉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爲福人且問曰汝亦懼否對曰雖懼君命不敢違帝稱善或譏曾受安南賂者帝以問曾曾對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矣帝曰苟受之何不可也尋賜曰金一錠金幣二勅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仍乘傳之任淮安到官興學校勵風俗河南行省事有疑者皆委曾議之大德元年除杭州路總管戶口復者五萬二千四百戶請禁莫夜鞠囚游街酷刑朝廷是之著爲令四年丁內艱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曾上言請如禮七年除潭州路總管以未終制不赴明年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又明年拜雲南行省叅知政事賜三珠金虎符尋召還京辭以母喪未葬扶柩北歸至長蘆有旨賜鈔一百錠使營葬十年召爲中書叅議嘗

預燕賜只孫一襲十一年轉正奉大夫出爲河南行省
叅知政事尋遷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四年以疾辭歸勅
賜藥物存問備至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前朝舊臣特授
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復起爲集
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必命曾與諸老議之延祐元年
奉詔代祀中岳等神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
杜門不通賓客惟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卒之前十日有大星隕于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劉敏中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
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
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亟稱之
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
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
御史權臣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職歸其
鄉旣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
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
當出誠有罪耶則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
不無過也出爲燕南肅政廉訪副使入爲國子司業遷
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大德七年詔遣宣撫使巡行

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山北諸郡守令恃貴倖暴橫者一
繩以法錦州雨水爲災輒發廩賑之除東平路總管擢
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九年召爲集賢學士商議中書
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
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崩姦
臣希中旨贊其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卽位召敏
中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授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
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叅知政
事俄改治書侍御史出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
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召公卿集議弭災之道敏
中疏列七事帝嘉納焉以疾還鄉里敏中平生身不懷
幣口不論錢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援據今古雍容
不迫每以時事爲憂或鬱而弗伸則戚形于色中夜歎
息至淚濕枕席爲文辭理備辭明有中菴集二十五卷
延祐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光祿大夫柱國追封齊國公
諡文簡

王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祖通北徙真定約性穎悟風格
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
不以動其心至元十三年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

旨火魯火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從仕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司徒府掾既而辟掾中書除禮部主事二十四年拜監察御史授承務郎首請建儲及脩史事時丞相桑哥銜參政郭佑爲中丞時奏誅右丞盧世榮等故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寃按治成都鹽運使王鼎不法罷官除名轉御史臺都事南臺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又以約與之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約以隴西地遠請立行臺陝西詔從之出賑河間饑民均賑有方全活甚衆三十一年遷中書右司員外郎四月成宗卽位言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稅開獵禁蠲

逋負賑窮獨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方却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嚴稅戶重名爵明賞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調兵部郎中改禮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從而行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奉詔賑京畿東道饑民發米五十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因條疏京東利病十事請發米續賑之中書用其言民獲以甦高麗王昨年老傳國子諫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及諛朝京師潛使人賂用事者

留諫不遣，詎復位，乃委用小人，厚斂，淫刑，國人羣怨于朝。中書令執其首惡，繫刑部，其黨復不悛。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耶？」詎感泣謝曰：「臣年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矣，願奉表自雪。」且請于諫，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者治。翼日約逮捕，覆按其罪，流二十二人，杖三人，黜有官者二人，命故臣洪子藩爲相，俾更弊政，罷非道水驛十三，免耽羅貢，非上產物，東民大喜。還報稱旨，除太常少卿，尋詔約同宗正御史，讞獄京師。約辭職，在清廟，帝不允，乃閱諸獄，決二百六十六人當死者七十二人，釋無罪者八十六人。平反吳得誠，寃嫁良家人，倡女十人，杖流。元旦帶刀闖入殿庭者八十人，因議鬪，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又以浙民於行省南臺互訟不決，命約訊之。約至杭，二十日而理省臺無異辭，特拜刑部尚書，以錄前功。大德十一年，仁宗至自懷州，肅清宮禁，以平章賽典赤安西王阿難荅與左丞相阿忽台潛謀爲變，命刑曹按責其狀。約曰：「在法謀逆，不必撈掠，竟當伏誅。」由是結知仁宗富寧庫失金約疑，番直宿衛者盜之，未幾果得實。庫官吏獲免，監察御史言通州倉米三萬石因雨而濕，約謂

必積氣所蒸驗且堪用釋守者罪宗王兄弟二人守邊
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
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約慮囚曰兄之
奴卽弟之奴况殺之有故立釋之遷禮部尚書請定丁
憂之制申旌表之恩免都城煤炭之徵皆從之京民王
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
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
人且不絕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
日耶改前議而斥之柴氏初無子命張氏子後旣得已
子張出爲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詰之約問

曰汝出家旣分承汝師衣鉢又何爲得柴氏業乎僧不
能荅遂歸柴氏應後者至大二年正月上武宗尊號及
冊皇后凡典禮儀注約悉總之如制仁宗在東宮雅知
約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
可久留卽日還上京初安西王封於秦旣以謀逆誅國
除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以
問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明
年進太子副詹事約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
焉承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
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耶約曰詹事東宮官

也預樞密事可乎仁宗復召問約對曰皇太子事不敢
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議同列復傳命增立
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屏人語曰左衛
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
儲宮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
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
澤色慙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
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
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仁宗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
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因被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

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
薦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淮安忠武
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以詹事院諸事循軌大喜
面賜犀帶力辭又賜江南所取書籍亦辭仁宗常字而
不名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又謂中丞朶
觶曰在詹事而不求賜予者惟彥博與汝二人耳一日
仁宗西園觀角觝戲有旨取繒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
汝何爲來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
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四年三月仁宗正位宸極欲用
陰陽家言卽位光天殿卽東宮也約言於太保曲樞曰

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卽位於大明殿中書
奏約陝西行省叅知政事帝大怒特拜河南行省右丞
約陛辭帝賜卮酒及弓矢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
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
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
行省方並緣爲奸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
詔會詔更銅錢銀鈔法且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
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
至元鈔相半衆以方詔命爲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
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憐吉台贊之曰善遣使白

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南陽李木魯狎以書謁約
大奇之卽署爲郡學正旣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
編脩官皇慶改元元日詔中書省曰汴省王右丞可卽
召之約以三月一日至召見慰勞特拜集賢大學士推
恩三世贈謚樹碑約首奏河南行省丞相卜憐吉台勲
闕舊臣不宜久外召至封河南王約又建議行封贈祭
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甲上疏薦國子博士姚登孫應
奉翰林文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請起復中山知府
致仕輔惟良前尚書叅議李源左司員外郎曹元用皆
除擢有差辯奏故左丞竇履有遺腹子棄外宜收養歸

宗爲竇氏後延祐二年丞相帖木迭兒專政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約至衛輝有毆母真獄者其母泣訴言老妾惟此一息死則一門絕矣約原其情杖一百而遣之冠州民有兄訐其弟厭誣者讞之則曰我求嗣也索授時曆驗其日良信乃立縱之使還拜樞密副使視事明日召見賜酒帝謂左右曰人言彥博老病朕今見之精力尚強可堪大任也是夕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戒之曰彥博非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卽位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二年以年七十致仕三年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

臣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叅酌又嘗奉詔與中書省官及他舊臣條定國初以來律令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朝廷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詔下中書雜議約對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相稱善奏罷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公像歸祠而事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泰定元年奉詔廷策天下士第八刺張益等八十五人始增乙科員額至一十五人天曆元年文宗踐祚約入賀賜

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十有七平居襟度純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俸祿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肴膳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携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至順四年二月己酉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嗟悼以尚醞二尊遣徽政院臣臨弔致奠勅中書省以下賻贈有差是月庚申葬城西岡子原約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丘藁三十卷行於世子思誠奉議大夫祕書監著作郎

王結

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祖逖勤以質子軍從太祖西征娶阿魯渾氏自西域徙戍秦隴又徙中山家焉結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俱下終身不忘嘗從太史董朴受經深於性命道德之蘊故其措之事業見之文章皆悉有所本憲使王仁見之曰公輔器也年二十餘游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曰立經筵以養君德行仁政以結民心育英材以備貢舉擇守令以正銓衡敬賢士以厲名節革冗官以正職制辨章程以定民志務農桑以厚民生其言剴切純正皆治國之大經大法宰相不能盡用之時仁宗在潛邸或薦結充宿衛乃集歷代君臣行

事善惡可爲鑒戒者日陳于前仁宗嘉納焉武宗卽位以仁宗爲皇太子大德十一年命置東宮官屬以結爲典牧太監階太中大夫近侍以俳優進結言昔唐莊宗好此卒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聽宜謹仁宗優納之仁宗卽位遷集賢直學士出爲順德路總管教民務農興學孝親弟長戢奸禁暴悉登于書俾朝夕閱習之屬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徵宋璟墓乃祠二公于學表其言論風旨以勵多士遷揚州又遷寧國以從弟紳僉江東廉訪司事辭不赴改東昌路境有黃河故道而會通堤遏其下流夏月潦水壞民麥禾結疏爲斗門以泄之

民獲耕治之利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任爲丞相結言爲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除惡不可猶豫猶豫恐生它變服用不可奢僭奢僭則害及于身丞相是其言未幾除吏部尚書薦名士宋本韓鏞等十餘人泰定元年春廷試進士以結充讀卷官遷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會有月食地震烈風之異結昌言于朝曰今朝廷君子小人混淆刑政不明官賞太濫故陰陽錯謬咎徵薦臻宜修政事以弭天變是歲詔結知經筵扈從上都結援引古訓證時政之失冀帝有所感悟中宮聞之亦召結等進講結以故事辭明年除浙

西廉訪使中途以疾還歲餘拜遼陽行省叅知政事遷
東大水穀價翔湧結請于朝發粟數萬石以賑饑民召
拜刑部尚書天曆元年文宗卽位拜陝西行省叅知政
事改同知儲慶司事二年拜中書叅知政事入謝光天
殿以親老辭帝曰忠孝能兩全乎是時迎立明宗于朔
方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於是遣大臣奉寶北逐近
侍有求除拜賞賚者結曰俟天子至議之初上都之變
失皇太子寶更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宜加大結曰此
寶當傳儲嗣不敢踰舊制也或致人于死而籍其妻孥
貲產者結復論之近侍益怒譖詆日甚遂罷政又命爲
集賢侍讀學士丁內艱不起元統元年復除浙西廉訪
使未行召拜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與
張起巖歐陽玄脩泰定天曆兩朝實錄拜中書左丞中
宮命僧尼於慈福殿作佛事已而殿災結言僧尼褻瀆
當坐罪左丞相疾革家人請釋重囚禳之結極陳其不
可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
里徃徃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
其鄉因著爲令職官坐罪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
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耻不可以不養也聞者
謂其得體至元元年詔復入翰林養疾不能應詔二年

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六十有二結立言制行皆法古人
故相張珪曰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言不談
識者以爲名言晚遂於易著易說一卷臨川吳澄讀而
善之及卒公卿唁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四
年五月詔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
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有詩文十五卷行于世

宋術

宋術字弘道潞州長子人金兵部員外郎元吉之孫術
善記誦年十七避地襄陽已而北歸屏居河內者十有
五年趙璧經畧河南聞其名禮聘之中統三年擢翰林

修撰李壇畔璧行中書省事於濟南至元五年大兵守
襄陽璧行元帥府事術皆從焉軍事多所咨訪六年高
麗權臣林衍廢其國王而立其弟溫詔遣國王頭輦哥
暨璧將兵討之以術爲行省員外郎持詔徙江華島居
民於平壤復命慰勞良厚仍賜衣段授河南路總管府
判官不赴十三年入爲太常少卿屬省官制行兼領籍
田署事十六年太子以耆德召見應對詳雅大愜睿旨
自是數蒙召問侍講經幄間諭爲多十八年除祕書監
十九年江西分地當署郡邑一守令皆命術銓舉二十年
初立詹事院首命術爲太子賓客每燕見優賜容接多

所錫賚二十三年卒有秬山集十卷行于世

張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杭州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受
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叅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
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本朝至元二十三年
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二十八年
擢爲福建廉訪司知事成餘有薦伯淳於帝前者遣使
召問明年入見帝問冗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
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
學士進階奉訓大夫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
行省檄按疑獄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卽家拜翰林
侍講學士明年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
卷藏于家

年乃顏叛帝親征勝直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交帳前勝立侍不動乃顏既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解衣以身溫之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拜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議賜一品服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焰熏灼勝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下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皆不聽至元二十八年桑哥敗罷尚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對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

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三十年僉樞密院事遷大都護大德九年勝父仁傑請老以勝代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至大三年進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聖州民高氏籍虎賁以貲雄鄉里身死子幼有達官利其財使其部曲強娶高氏婦勝白帝斥之高氏以全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

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卿其視事民德之爲立祠
上都西門外帝聞之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
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
闈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弗得歐負
錢者至死有治其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
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終不爲直勝素惡鐵木迭兒貪
暴居同巷不與往來聞弼事以語御史中丞楊朶兒只
楊朶兒只以語監察御史玉龍帖木兒徐元素遂劾奏
丞相逮治其左右得所賂事實以聞帝亦素惡鐵木迭
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
印綬而罷之及英宗卽位在諫閣中鐵木迭兒遂復出
據相位乃執楊朶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守住同日
戮于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
百姓爭持紙錢哭于屍傍甚哀泰定初詔雪其寃贈推
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
國公諡惠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涇陽王改諡忠宣子
二人惟一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監脩國史惟賢
太中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孫均太子詹事

楊朶兒只

楊朶兒只河西寧夏人少孤與其兄皆幼卽知自立語
言儀度如成人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
遷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朶兒只與李孟先
之京師與右丞相哈剌哈孫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
還京師朶兒只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嘉賴焉親解
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爲太中
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衆敬憚之會兄
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厚事寡嫂有禮待兄
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
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
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誅之朶
兒只曰爲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
者民大悅服帝他日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
以朶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
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
是議罷之朶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
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
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時論是
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
會計特以委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

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朶兒只言于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用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帝知之深譖不得行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朶兒只以失大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冀不問朶兒只劾而杖之幹來媿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

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畿內劇縣欲以是困納璘朶兒只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有上書論朝政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朶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

獎其直言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也朶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害而死年四十二初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因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微政近臣復再入相恃勢貪虐克穢愈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御史中丞蕭拜住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朶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賀伯顏出之及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訕得解去朶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賍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眞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朶兒只持之急微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朶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

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帝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可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復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朶兒只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乃爲是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卽起入奏未幾稱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權勢旣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而帝亦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臣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以病死會有天災求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叅議回回皆稱蕭楊等死甚寃是致不雨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善之遂請於帝詔昭雪其寃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襄愍及兒只死時
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
子不花

不花幼有才氣能以禮自持好讀書善書初仁宗聞而
召之應對稱旨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後遭家難益
自勵節爲學以蔭補武備司提點轉僉河東廉訪司事
嘗出按部民有殺子以誣怨者獄成不花讞之曰以十
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
及不入膚耶遂得其情平反出之河東民饑先捐已貲
以賑請未得命卽發公廩繼之民遂賴不死天曆初文

宗入繼大統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
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
祖宗艱難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旣昧逆順又
欲殘此無辜吾有爲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二
僕亦見執曰吾主旣爲國死吾縱爲人奴今苟得生他
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起殺讐讐要
斬之至順二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以褒其忠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石抹氏也會祖醜奴有膂力善騎射識見
明敏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歲庚午國兵南下金將

招燈必舍遁醜奴於暮夜潛領兵三千人力戰不克矢
中其胷遂開關遣使納降太祖命醜奴襲招燈必舍追
及平灤降之因攻取平灤檀順深冀等州及昌平紅螺
平頂諸砦又兩敗金兵於邦君甸授檀州軍民元帥太
祖方西征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擢檀順昌平
萬戶仍管打捕鷹房人匠卒于官後追封順國公諡忠
毅弟老瓦始以楊城漁寨來降爲醜奴弟充質子多立
戰功襲檀州節度使言安以水柵未下陰誘湯河川人
叛去老瓦追之不克死焉醜奴子青山中統元年襲萬
戶至元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還授湖北提刑按察
使追封順國公諡武定青山子哈刺帖木兒少事裕宗
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追封順國公諡康惠拜
住乃哈刺帖木兒之子也嘗從成宗北征特授檀州知
州入爲禮部郎中擢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出知中山
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者譖於近侍曰知
州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
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
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汝輩何所禱合辭
對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遂釋武
宗卽位起復爲中書左司郎中出爲河間路總管召爲

右衛率使遷戶部尚書遂拜御史中丞皇慶元年遷陝西行中書省右丞延祐三年進中書平章政事除典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英宗卽位之十有九日右丞相鐵木迭兒怨拜住在省中牽制其所爲又發其姦賊專制等事遂請依皇太后旨弁前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皆殺之帝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無寃誅之未晚竟殺之並籍其家語見楊朶兒只及鐵木迭兒傳泰定間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薊國公諡忠愍拜住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

元史卷一百七十九終

元史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六十七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濂

翰林待制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

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丞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修一級臣黃

錦等奉旨重修

耶律希亮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初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歸鑄生希亮於和林南之涼樓曰禿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憲宗嘗遣鑄覈錢糧于燕鑄曰臣先世皆讀儒書儒生俱在中土願携諸子至燕受業憲

宗從之乃命希亮師事北平趙衍時方九歲未浹旬已能賦詩歲丙辰憲宗召鑄還和林希亮獨留燕歲戊午憲宗在六盤山希亮詣行在所已而鑄扈從南伐希亮亦在行明年憲宗崩於蜀希亮將輜重北歸陝右又明年為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反遣使召主將渾都海鑄說渾都海等入朝皆不從則棄其妻子挺身來歸既而渾都海知鑄去怒遣百騎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監視希亮母子迫脅使從行自靈武過應吉里城至西涼甘州阿里不哥遣大將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師至焉支山希亮見之阿藍荅兒問而父安在希亮曰不知與

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渾都海怒詆曰我焉得知之其父今亡命東見皇帝矣希亮曰若然則何謂不知阿藍荅兒熟視渾都海曰此言深有意焉詰希亮甚急希亮曰使吾知之亦從而去安得獨留阿藍荅兒以為實免其監涖既而阿藍荅兒渾都海為大兵所殺其殘卒北走眾推哈刺不花為帥希亮潛匿甘州北黑水東沙陀中殿兵已過十餘里有尋馬者適至老婢漏言眾奄至驅至肅州哈刺不花與鑄有婚姻之好又哈刺不花在蜀時嘗疾病鑄召醫視之遺以酒食因釋希亮鑄謂曰我受恩於汝父此圖報之秋也及抵沙州北州希亮與

兄弟徒步負任不火食者數日是冬涉雪踰天山至北庭都護府二年至昌八里城夏踰馬納思河抵葉密里城乃定宗潛邸湯沐之邑也時六皇后之妹主后位與宗王火忽皆欲東覲希亮母密知其事携希亮入見已而事不果冬至于火孛之地三年定宗幼子大名王閔其不能歸遺以幣帛鞍馬乃從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會宗王阿魯忽至誅阿里不哥所用鎮守之人唆羅海欲附世祖復從大名王及阿魯忽二王還至葉密里城王遺以耳環其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於禮尤不可王又解金束帶遺之且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五月又爲阿里不哥兵所驅西行千五百里至孛劣撒里之地六月又西至換扎孫之地又從至不刺城又西行六百里至徹徹里澤刺之山后妃輜重皆留于此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希亮單騎行二百餘里至出布兒城又百里至也里虔城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希亮又從二王與師還至不刺城與哈刺不花戰敗之盡殲其衆二王乃函其頭遣使報捷十月至于亦思寬之地四年至可失哈里城四月阿里不哥兵復至希亮又從征至渾八升城時希亮母從后避暑於阿體八

升山先是鑄嘗言于世祖臣之妻子皆在北邊至是世祖遣不華出至二王所因以璽書召希亮馳驛赴闕六月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出伊州涉大漠以還八月入覲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閣備陳邊事及羈旅困苦之狀世祖憐之賜鈔千錠金帶一幣帛三十命爲速古兒必闍赤至元八年授奉訓大夫符寶郎十二年旣平宋世祖命希亮問諸降將日本可伐否夏貴呂文煥范文虎陳奕等皆云可伐希亮奏曰宋與遼金攻戰且三百年干戈甫定人得息肩俟數年興師未晚世祖然之十三年太府監令史盧贄言於監官各路所貢布長三丈唯

平陽加一丈諸怯薛互以故爭取平陽布苟截其長者與他郡等則無所爭而以其所截者爲髹漆官殿器皿之用甚便監官從之適左右以其事聞帝以詰監官監官倉皇莫知所以對歸罪於贄帝命斬之希亮遇諸塗贄以寃告希亮命少緩具以實入奏有旨令董文用讞之竟釋贄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讓之曰此事言官當言而不言向微秃忽思不悞誅此人耶十四年轉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尋遷吏部尚書帝駐蹕察納兒台之地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欹枕而臥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

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因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脫兒察所傳脫兒察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爲令式乃罪脫兒察希亮因奏曰令旣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卽命希亮至大都諭旨中書十七年希亮以跋涉西土足病痿攣謝事而去退居灤陽者二十餘年至大三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希亮以藏有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久之閑居京師四方之士多從之游泰定四年卒年八十一希亮性至孝因厄遯方家貲散亡已盡僅藏祖考畫像四時就穹廬陳列致奠盡誠盡敬朔漠之人咸相聚來觀歎曰此中土之禮也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及從軍紀行錄三十卷目之曰愴軒集贈推忠輔義守正功臣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涿水郡公諡忠嘉

趙世延

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曾祖黜公爲金羣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黜公死之祖按竺邇幼孤鞠於外大父木要甲譌爲趙家因氏爲趙驍勇善騎

射從太祖征伐有功爲蒙古漢軍征行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父黑梓以門功襲父元帥職兼文州吐蕃萬戶達魯花赤世延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元二十一年授承事郎雲南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時年二十有四烏蒙蠻酋叛世延會省臣以軍烏之蠻兵大潰卽請降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以聞更以告桑哥於是五人者悉爲其所擠而世延幸免奉旨按平陽郡監也先忽都賊鉅萬鞠左司郎中董仲威殺人獄皆明

允二十九年轉奉議大夫出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縣隄嚴常澧掠賣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元貞元年除江南行御史臺都事丁內艱不赴大德元年復除前官三年移中臺都事俄改中書左司都事臺臣奏仍爲都事中臺六年由山東肅政廉訪副使改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十年除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號稱會府前政壅滯者三千牘世延旣至不二月剖決殆盡陝民饑省臺議請于朝賑之世延曰秣荒如秣火願先發廩以賑朝廷設不允世延當傾家財若身以償省臺從之所活者衆

至大元年除紹興路總管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且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脩都江堰民尤便之四年陞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右丞劉深往討之兵敗而還坐罪棄市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夷事在羈縻而重煩天討致軍旅亡失誅戮省臣藉使盡得其地何補於國今窮兵黷武實傷聖治朝廷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止勿用事聞樞密院臣以爲用兵國家大事不宜以一人之言爲輿輟世延聞之章再上事卒罷皇慶二年拜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尋召還拜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叅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中書叅知政事居中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所忌乃用皇太后旨出世延爲雲南行省右丞陞辭帝特命仍還御史臺爲中丞三年世延劾奏權臣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罪惡十有三詔奪其官職尋陞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世延固辭乃解中丞五年進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守大都留守乞補外拜四川行省平章政

事世延議卽重慶路立屯田物色江津巴縣閑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一千七百石明年仁宗崩帖木迭兒復居相位銳意報復屬其黨何志道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世延置對至夔路遇赦世延以疾抵荆門留就醫帖木迭兒遣使督追至京師俾其黨煨煉使成獄會有旨事經赦原勿復問帖木迭兒更以它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胥益兒哈呼自以所訴涉誣欺云去中書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旨出獄就舍以養疾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調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扣頭稱萬歲帖木迭兒在上京聞世延出獄索省牘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語之曰此朕意耳未幾帖木迭兒死事乃釋世延出居於金陵泰定元年召還朝除集賢大學士明年出爲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四年入朝復爲御史中丞又遷中書右丞明年有旨趙世延頃爲權姦所誣中書宜徧移天下昭雪其非辜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經筵開兼知經筵事選棟勸講者皆一時名流又加同知樞密院事泰定帝崩燕鐵木兒與宗王大臣議武宗二

子周王懷王於法當立周王遠在朔漠而懷王久居民間備嘗艱險民必歸之天位不可久虛不如先迎懷王以從民望八月卽定策迎之于江陵懷王卽位是爲文宗當是時世延贊畫之功爲多文宗卽位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學士承旨以疾乞歸田里詔不允天曆二年正月復除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行次濟州三月改集賢大學士六月又加奎章閣大學士八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冬世延至京固辭不允詔以世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至順元年詔世延與虞集等纂脩皇朝經世大典世延屢奏臣衰老乞解中書政務專意纂脩帝曰老臣如卿者無幾求退之言後勿復陳四月仍加翰林學士承旨封魯國公秋以疾移文中書致其事明日卽行養疾於金陵之茅山詔徵還朝不能行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世延錢凡四萬緡至元改元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五月至成都十一月卒享年七十有七至正二年贈世忠執法佐運翊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忠世延歷事凡九朝敬歷省臺五十餘年負經濟之資而將之以忠義守之以清介飾之以文學凡軍國利病生民休戚知無不言而於儒者

名教尤拳拳焉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於理嘗較定律
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于世五子達者三人野峻台黃州
路總管次月魯江浙行省理問官伯忽夔州路總管天
曆初囊加台據蜀叛死于難特贈推忠秉義効節功臣
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蜀郡公諡忠愍

孔思晦

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資質端重而性簡
默童州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頤講求
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家貧躬耕以爲養雖劇寒
暑而爲學未嘗懈遠近爭聘爲子弟師大德中游京師
祭酒耶律有尚欲薦之以母老辭而歸母臥疾躬進藥
餌衣不解帶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至大中舉茂才
爲范陽儒學教諭延祐初調寧陽學先是兩縣校官率
以厚薄不能守職而思晦以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
去學者皆不忍舍之於是孔氏族相與議思晦適長
且賢宜襲封爵奉祠事狀上政府事未決仁宗在位雅
崇尚儒道一日問孔子之裔今幾世襲爵爲誰廷臣具
對曰未定帝親取孔氏譜牒按之曰以嫡庶襲封者思
晦也復奚疑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緡加
至五百緡賜四品印泰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

言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
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品印思晦以宗祀責重
恒懼弗勝每遇祭祀必敬必慎初廟燬于兵後雖苟完
而角樓圍墻未備思晦竭力營度以復其舊金絲堂壞
又一新之祭器禮服悉加整飭又以尼山乃統聖之地
故有廟已毀民冒耕祭田且百年思晦復其田里請置
尼山書院以列于學官朝廷從之三氏學舊有田三千
畝占于豪民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
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皆理而
復之聖父舊封齊國公思晦言于朝曰宣聖封王而父

爵猶公願加褒崇乃詔加封聖父啓聖王聖母王夫人
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
至是其裔復欲冒稱宣聖後思晦以為不早辨則真偽
久益不可明彼與我不共戴天乃列于族與共拜殿庭
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既又重刻宗譜于石而孔
氏族裔益明矣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
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至正中朝廷
加贈其官而賜諡曰文肅子曰克堅襲封衍聖公階嘉
議大夫既而進通奉大夫至正十五年召為同知太常
禮儀院事拜陝西行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擢山東肅

政廉訪使不赴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上文

元史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八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學士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掾行樞密院時

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士選
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掾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
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得全活者百
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
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戮
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旣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
千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
郡遂安陞掾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
掾掾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瑄爲其省叅政明
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爲從騎又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
斛酬其直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廿

符金穀之簿書米

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

吾坐免久之有爲

辨白其事者乃復掾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
學及卽位改翰林待制與脩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
學士詔節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
臣子集賢直學士大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
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典聖太后旣受
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
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饑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縣
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

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脩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
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二年始會試天下進
士明善首克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
爲名臣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
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擢參議中書省事旋復
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又召入集
賢爲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脩仁宗實錄英宗親
裸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
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于位 忝定間贈資善大
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以
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 又集行世初在江
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 吾言集治諸經惟
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 孟心者考之殊未
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
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
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
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
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
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高省無補國家惟求得

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
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
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
酒跪而酬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
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
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
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
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吾彀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
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必以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
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
善大喜乃驪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
告之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虞集

弟槃

范梈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
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
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
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堯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
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州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
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
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木魯种歐陽玄

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脩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恭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卽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

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卽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後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

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
卽住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
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
機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
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生制作以及
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
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
遷集賢脩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
官猥以資格授彊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
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
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
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
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
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
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
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
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
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

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抵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卽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後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

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
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
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
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
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
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
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
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
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
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

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
制則執事者必以時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
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旣卽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
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
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
者帝問集何以捄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
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
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
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

郭脩間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
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
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
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
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
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
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睽隔
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
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
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媢嫉者多

乃舉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
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
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
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
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
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
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
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
要脩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
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

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脩撰謝
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
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錄庶幾
是書早成帝以嘗命脩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
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旣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
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叅訂翰
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
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脩太祖以來事蹟承旨
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
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旣上進以
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
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
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
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
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認有所述作必以
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
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
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
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
之旣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

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夔夔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璩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璩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穆爾太子用乎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刺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

不敢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璩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卽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孀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

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賢產甲一方娶諸巨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

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彙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鄉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抹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弁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

者爲政若此秩滿除嘉魚縣尹槃已卒槃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槃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

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卽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院編脩官秩滿御史臺擢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甚衆遷江西湖東長吏素稱嚴明於僚屬中獨敬異之選充翰林供奉御史臺又改擢福建閩海道知事閩俗素汙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無別尤甚梈作歌詩一篇述其弊

廉訪使取以上聞皆罷遣之其弊遂革未幾移疾歸故里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多傳於世惇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疏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

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時平章李孟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膺吏牘爾陞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脩遷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傒斯凡三人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闕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

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鼻碩間出所上太平政
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也其見親
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
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
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
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
是破產中書因侯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
今德之與脩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
近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
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
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
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
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
監監下博士吏文淹稽動踰累月侯斯請更其法以事
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嗣北嶽濟瀆南鎮便道西
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促其還侯斯引疾固辭旣而天
子親擢爲奎章閣供奉學士乃卽日就道未至改翰林
直學士及開經筵再陞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以對品
進階中奉大夫時新格超陞不越二等獨侯斯進四等
轉九階蓋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率執大

故微辭與義必屬侯斯訂定而後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誠務以裨益治道天子嘉其忠懇數出金織文段以賜至正三年年七十致其事而去詔遣使追及于鄴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

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丞相雖稱其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詔脩遼金宋三史侯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脩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侯斯留宿史

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時方有使者至自上
京錫宴史局以僎斯故改宴日使者以聞帝爲嗟悼賜
楮幣萬緡仍給驛舟護送其喪歸江南六年制贈護軍
追封豫章郡公諡曰文安有勲爵而無官階者有司失
之也僎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
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
平生清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
散地而急於薦士揚人之善惟恐不及而聞吏之貪墨
病民者則尤不曲爲之揜覆也爲文章叙事嚴整語簡
而當詩尤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冊及元勲
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
文者莫不以爲榮云

黃潛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
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潛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
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中延祐二年進士第
授台州寧海丞縣地瀕塩場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
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
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
僧通而酖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爲獄將成潛變衣冠陰

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
爲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
久不決潛爲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
餘人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石堰西場監運改諸暨州
判官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于官而責足于民
有餘則摠其事者私焉潛擄節浮蠹以餘錢還民驩呼
而去奸民以僞鈔鈞結黨與脅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
挾往新昌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數百家民受
旣至慘郡府下潛鞠治潛一問皆引伏官吏除名同謀
者皆杖遣之有盜繫於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
假署文牒發其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潛訪得其情
以正盜宜傳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
塘誣者自明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
編脩官轉國子博士視弟子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尊
輕納人拜而來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于世時
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
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潛獨面折之事乃止出爲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潛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
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落致仕除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尋兼經筵官執經進講

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階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為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曰文獻潛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鉅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壺三尺織塵弗汗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

潛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剖析經史疑難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所著書有日損齋彙二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同郡柳貫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鬱春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仕至翰林待制與

潛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所著書有文集四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十卷年七十三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輩行稍後於貫潛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衆驚以爲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深裏山中益窮諸書奧旨著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橐萊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貫平生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爲前輩所推許如此萊以御史薦調長蘆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諡曰淵穎先生

元史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六十九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臣王禕等奉勅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較刊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修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家濟南當金之季張榮據有章丘鄒平濟陽長山辛市蒲臺新城淄州之地歲丙戌歸於太祖始終能效忠節迪與其子福實先後羽翼

之福仕爲濟南路軍民鎮撫兵鈐轄權府事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捕蝗移攝縣事久之聽斷明允其民相率曰若得張教諭爲真縣尹吾屬何患焉政成遷安丘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脩撰轉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內艱服除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叅政楊廷玉以墨敗臺臣奉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

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使然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卽位詔旨動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何謂法祖宗耶章三上不報起巖廷爭愈急帝感悟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遷中書右司員外郎進左司郎中兼經筵官拜太子右贊善丁外艱服除改燕王府司馬拜禮部尚書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衣前後襜如陪位百官望之如古圖畫中所覩帝甚嘉之賜賚優渥轉叅議中

書省事寧宗崩燕南俄起大獄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按問皆虛法司謂唐律告叛者不及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此人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有司具獄都人肅然大事尋定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悅起巖卽攝衣而起丞相以爲忤已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脩三朝實錄加同知經筵事御史臺奏除浙西廉訪使不允已而擢陝西行臺侍御史將行復留爲侍講學士拜江南行臺侍御史召入中臺爲侍御史轉燕南廉訪使搏擊豪強不少容貸貧民賴以吐氣滹沱河水

爲真定害起巖論封河神爲侯爵而移文責之復脩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知經筵事右丞相別怯里不花爲臺臣所糾去位未幾再入相諷詞臣言臺章之非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俄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克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中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諡曰文穆

起巖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爲
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
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
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脩名聞四裔安南脩貢
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辭必候起巖起居性孝友少處窮
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
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買田以
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賓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
粟家無餘財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
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

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
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
起巖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藁華峯類藁金陵集
各若干卷藏于家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至
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
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
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卽知屬文十歲有黃冠師注目視
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

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

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鬪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其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繇役橫歛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旣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

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
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脩經
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
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脩四朝實錄俄兼國子祭酒召
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
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
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
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
者尤衆玄尤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
未行詔脩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

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
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
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
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
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
訪使行次淞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
游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
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
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
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

夫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脩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縉上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術治具與有功焉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于世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

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擢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溝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筦庫吏而

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卽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卽疏守庸及經歷柔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卽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逾乞賜典刑其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羅奪

爵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
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
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
兵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脩飭六曰賊臣妻
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
八曰鐵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
減民賦十曰擢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
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
壬請振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
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

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
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
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
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
外飾或情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
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
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
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
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掄積滯幾無留
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

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建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

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樺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剽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

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由是
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
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
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
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
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
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
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
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地勢高下甚
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
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
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
察御史木八刺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弁搆浮辭
誣讎有壬弁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
江淝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
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淝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
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
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荅蘭不花銜
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
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

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諡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宋本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既成童聚經史

窮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
江陵王奎文明性命義理之學本往質所得造詣日深
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年四十始還燕
至治元年策天下士于廷本爲第一人賜進士及第授
翰林脩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首言逆賊鐵失等
雖伏誅其黨樞密副使阿散身親弒逆以告變得不死
竄嶺南乞早正天討國制範黃金爲太廟神主仁宗室
盜竟竊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不獲猶治罪
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去又言中書宰執
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戒飭

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皆不報踰月調國
子監丞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
衛士自北方來者復遣歸乃百十爲羣剽劫殺人桓州
道中旣逮捕旭滅傑奏釋之蒙古千戶使京師宿邸中
適民間朱甲妻女車過邸門千戶悅之弁從者奪以入
朱泣訴於中書旭滅傑庇不問本適與議本復抗言鐵
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
伸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
衆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
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尚書從諸

王帥兵征鬱林州徭民李在道納妾留不進兵敗歸樞
密副使王卜鄰吉台言李平徭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
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可官邪王色沮乃不
敢言旭滅傑死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
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異石名曰珊瑚者
來獻其估鉅萬或未酬其直諸嘗有過爲司憲禡官或
有出其門下者三年冬烏伯都刺自禁中出至政事堂
集宰執僚佐命左司員外郎胡彛以詔藁示本乃以星
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諸物之直擢用
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警災異而
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
天下司憲禡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累詔法
世祖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
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歎息罷
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四年春遷禮部郎中天
曆元年冬陞吏部侍郎二年改禮部侍郎是年文宗開
奎章閣置藝文監檢校書籍超大監至順元年進奎章
閣學士院供奉學士二年冬出爲河東廉訪副使將行
擢禮部尚書三年冬寧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
宮正旦議循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廢大

元史卷百三十一 列傳 十四
明殿朝賀衆是而從之元統元年兼經筵官冬拜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不拜復留爲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
士仍兼經筵官二年夏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兼
經筵如故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四階官
自承務郎十轉至太中大夫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
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而篤朋友之義堅若金鐵人有
片善稱道不少置充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
滿百人額爲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貧賣
宅以去居官清慎自持餽粥至不給本未弱冠聚徒以
養親殆二十年歷仕通顯猶儉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
不能給棺斂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
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賓時人榮之本所著有至治
集四十卷行于世諡正獻第裴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
士第授校書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裴嘗爲監
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
之曰二宋云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
焉端幼穎異五六歲能吟詩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尚書
宋本同師明性理爲古文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

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姚樞
方以文章大名自負少所許可以所爲文眎端端一讀
卽能指擿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語人後二十年若
謝端者豈易得哉用薦者署校官不報科舉法行就試
河南行省中其舉以內艱不會試延祐五年乃擢進士
乙科授承事郎潭州路同知湘陰州事歲滿入爲國子
博士遷太常博士盜入太廟失第八室黃金主坐罷去
端禮官非典守不當坐亦不辨尋除翰林脩撰陞待制
以選爲國子司業遂爲翰林直學士階太中大夫端善
爲政筮仕湘陰猾吏束手不敢舞文法豪民無賴者遠

避去部使者行部旁郡滯訟皆委端讞端剖決如流績
譽籍然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無奢滋駁居翰林
久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宣聖
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脩文宗明宗寧宗三朝實錄及
累朝功臣列傳時稱其有史才初文宗建奎章閣蒐羅
中外才俊置其中嘗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
識謝端亡何文宗崩竟不及用端端又與趙郡蘇天爵
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世多傳之至元六年卒
年六十二元世蜀士以文名者曰虞集而謝端其次云

律